



奉天錄序

唐 趙元一 著

緬尋太古之初真源一味自然樸畧不同浮華雖垂
不載至軒轅氏征蚩尤而廓清四海帝舜黜有苗而
定萬邦逮乎三王則弔人伐罪暴秦則并天下漢高
祖夷兇靜難光武討叛懲奸魏武破袁紹晉武滅苻
堅宇文氏破高歡普六氏平陳國太宗擒王竇肅宗
定安史故曰亂者理之源失者得之府法令施而逆
子誅春秋書而賊臣懼建中四祀朱泚作亂居我鳳
巢忠臣義士身死王事可得而言者哉咸悉載之使

後來英傑貴風義而企慕承危伺隙與時浮沈者其徒非一正史備書故闕而不錄志懷問鼎者不敢漏網夫簡書直筆直言無矯無妄欲使朱藍各色清濁分流質而不文焉敢潤色恐史筆遺漏故備闕也李忠臣三朝名將忽爲叛主之臣洪經綸累代通儒乃作趨時之士其餘源休蔣鎮之輩敬忠日月之徒蓋屑屑者何足道哉每思南史之筆班馬之作莫不廢食仰歎且洪流壞堤猶可塞也烈火燎原尚可撲也逆臣賊子難可邇也睹此妖孽搖動中原莫不痛心疾首是用書之簡素使好我者慕惡我者懼元一代

昭文張金吾藏書

居關右世業三秦親睹欃槍媼妍必記雖形闕奉親而內懷其孝身乖事主而心荷聖恩每覽嵇紹紀信之高義感千載而仰慕尋淖齒王敦之遺跡思奮劍而誓心疾惡之志不忘寤寐起自建中四祀孟冬月上旬三日涇原叛命終興元元年孟秋月中旬有八日皇帝再復神都於中可否總紀其事也夫史館之筆才識學也苟無三端難以措其手足元一不敏敢竊鳳凰之一毛以効騏驎之千里獨學而無知孤陋而寡聞跡不踐於邱門文有慙於先哲輕塵罕增於巨岳墜露無益於廣川輒申螢燭之光將助太陽之

照述而不作有媿老彭冀革前非用警來祀云爾

昭文張金吾藏書

奉天錄第一

建中四祀先是襄陽節度使檢校右僕射梁崇義自
 阻兵不朝二十年矣上在春宮情深憤惋及登寶位
 有誅四凶之志焉詔劍南節度檢校工部尚書張延
 賞東川節度御史大夫王邕洋梁節度御史大夫賈
 耽江陵節度檢校工部尚書張伯儀淮楊節度司徒
 陳少遊淮寧節度同平章事漢南漢北招討使李希
 烈克都統諸軍平襄大總管王命頒行分路齎進虎
 奮龍驤謀臣盈幕武旅雲萃旗鼓纒施兇徒瓦解乘
 勝逐北如巨海之泛螢光漢水浮屍似秋風之吹落

葉崇義之首懸於朝矣世祖昆陽謝安淝水各一時也詩云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斯之謂矣都統李希烈自謂有尅敵之功名居然有都襄之志有詔勒歸本鎮然生不諛之心乃刳其郡席卷而歸淮寧凡掠良家子姓悉為賤隸六畜資財掃地而盡昔太武瓜步迴師六州無雞犬之響游子望舍不識舊廬元兇之拔襄陽甚於斯酷遂縱師陷我汝州河南尹鄭叔則表奏之上命工部尚書兼右僕射哥舒曜總禁兵五萬而討之師謀士銳所向莫敢有爭衡者長驅築壘於襄城縣焉時國家多故河北幽冀蝟毛蜂起三

昭文張金吾藏書

輔兩畿徵兵日繼皇赫斯怒爰整其旅詔河陽節度御史大夫李芄太原節度檢校工部尚書馬燧澤潞節度檢校工部尚書李抱真朔方節度太子少師李懷光神策制將御史大夫異姓王李公晟華原鎮遏使御史大夫趙令珍分路長驅深入賊境雖王師頻勝寇亦不衰勝負相參殺傷萬計時軍用既多不遑遠略戶部侍郎趙贊上封事請稅三輔兩畿居宇間架及取兩市富商大賈於西明慈恩二寺置院檢納貪吏深文怨及社稷太史奏曰窰門出天子有詔去城七里內諸窰盡廢之及泚稱兵乃是涇原節度姚

令言為謀主也時哥舒曜孤軍無援糧儲不繼賊得其便重圍數周甲士日唯半菽馬淘牆皮而葛馬潛表請濟師詔神策制將行營兵馬使御史大夫劉德信御史大夫高秉哲各馬步共一十萬來救襄城勅大梁節度使司徒李公勉發師犄角而攻之軍書往來同會於汝州之薛店軍令不嚴為伏兵所敗三將之師望旗大潰戎器委數百里鐵馬一萬蹄沒焉洛陽士庶惶駭北走河陽西奔嶺隄東都尹鄭叔則入保西苑唐漢臣奔於大梁高秉哲劉德信收離集散駐軍於汝州詔涇原節度姚令言赴援摠師五千東

昭文張金吾藏書

至澶水時京兆尹王雄屬吏置頓牛酒儉薄將士已厲遂傳箭而迴十月三日巳時也令言尚在紫宸殿授以樞密并賜賚金帛時御史臺在巡奏云涇原士馬違命迴戈令言星馳至長樂坂逢之有引弓射令言者遂擁令言而迴上又使使勞問賊已列方陣於通化門門衛拒使者強之而未及宣旨言加不順上又詔普王及諸王侍書等宣慰勞之許以重賞又載金銀帛繡等二十餘車普王纔出禁城門賊已至於丹鳳門詔召六軍久無至者時關東河北頻戰不利屢發禁兵相次東征警衛遂虛上乃出自苑北門六

軍羽衛纔數十騎或曰朱泚是失意之臣恐懷僥倖不如遣十騎捕之使陪鑿輅若脫於衆為害滋甚不然以卒誅之養獸招禍立可俟矣上與儲宮經畧不遑而賊已犯禁門遂以普王為先驅皇太子為殿韋淑妃唐安公主親王貴妃等一百餘人策騎而去乘輿次於咸陽咸陽令李衡俯集其妻親奉御膳上命貴妃以下接以恩禮傳食而過神策軍使御史大夫白志貞等十數人扈從門下侍郎平章事盧杞中書侍郎平章事關播御史中丞劉從一戶部侍郎趙贊右羽林軍使御史大夫令狐建京兆尹王雄駕部郎

昭文張金吾藏書

中郭雄翰林學士陸贄吳通微等悉於咸陽而及焉郭曙與家僕數十人於苑中獵射聞蹕伏謁道左上宣勞之志願翊從上從之駙馬郭曖先與公主失意上收公主在內隔絕經年及此曖馳往覓得公主策騎俱赴行在三日夜四更至洛驛奔及乘輿四日平明至於奉天丞尉惶懼拜舞於縣門其日上幸縣令宅宰臣近侍各居解署時右金吾將軍御史大夫渾公瑊討賊之迴戈也渾公與家僕數十騎自夾城入北門收集後殿與敢死之士欲擊賊乘輿既出遂奔行在上以渾公為工部尚書行在兵馬使渾公有膽

略泚素憚之既而乘輿乃安時奉天備禦防守皆渾
公之謀也君子曰高祖困於彭城而用陳平之策漢
祚興焉晉武得謝安石晉室無替古之君子亦有是
夫渾公雖武勇絕倫而謙讓無匹乃以令狐建為行
在中軍鼓角使嗣滕王湛然為金吾大將軍嗣蜀王
寓為右衛大將軍前神策軍京西都虞侯侯仲莊為
金吾衛將軍兼御史中丞奉天防城使兼右廂兵馬
使仲莊有剛勇善謀畧保衛之功次瑊之勲也初建
中之始術士桑道茂奏云國家不出三年暫有離宮
之象臣望奉天有天子氣宜制度為壘以備非常上

昭文張金吾藏書

以道茂言事數驗遂令京兆尹嚴郢充築城使具畚
鍤抽六軍之士督策之時上初即位刑清俗泰盛夏
而土功大興遠近不知其旨及此都馬上初幸鳳翔
依都府而謀尅復或曰張鎰雖陛下信臣莅職日淺
所管勁卒皆朱泚部曲本漁陽突騎兇衆城中既立
朱泚本軍必生大變以臣度之非萬全之計也敢以
死請上亦悟道茂之言遂改幸奉天至其月六日李
楚琳殺張鎰而歸朱泚初令言陣於五門禁兵不出
百姓觀者巨億遂整旗吹角入含元殿前先鋒自龍
尾道上於中間周呼曰天子已出今日共取富貴克

徒大呼有頃入宜春院及諸宮時倉忙之際本朝禁衛騎士及市百姓擔負財帛填街塞陌連日竟夜既而群盜與令言謀議慮難持久或曰太尉朱泚久囚必生異志若迎而為主事可捷矣遂於招國里以禮迎之泚畜姦伺隙久懷非望群盜既至偽讓不從而命為使者設食久之以觀衆心於是火燭星羅觀者萬計泚入居含元殿四日平晨出榜榜曰太尉臨六年國家有事東郊徵涇原師旅銜命赴難將士久處邊陲不閑朝禮軍驚御駕乘輿已出夜定見神策六軍金吾威遠英武并百司食糧者三日內並赴行在

昭文張金吾藏書

不去者即於本司著到如三日後移牒勘彼此無名當按軍令議無容貸泚移居白花殿朝臣見者悉勸迎駕泚顧望錯愕知未得衆心源休入移時籌之言多不順勸以僭偽泚甚悅之猶尚未決上初巡幸京城朝官莫知上所在分路探候然後乃知源休既陳矯計切勒十城門不許出入時六日夜也上初入奉天有上封事言叛兵共立朱泚兇徒必來攻城請為脩禦門下侍郎盧杞切齒言曰太尉忠貞朝野共知奈何有此傷大臣之心安可令泚聞之請以百口保泚不反後二日泚變梟獍至於城下上料近藩兵馬

可以赴難者頒下手詔諭之皆如期至帝尚以忠臣待泚又知公卿勸迎且令諸道軍士三十里下營時京兆府功曹姜公輔赴行在拜門下侍郎平章事俯伏而奏曰王者不嚴衛無以重威靈今禁旅單寡翊衛未備若泚忠孝奉國固不以兵多為慮若狼心已變則有備無患今士馬在外深為陛下危之即日召兵入城逮泚攻城已戒嚴矣朱泚既納源休僭偽之說又得幽隴三千人與哥舒曜救援行至澠池縣聞朱泚僭偽返旆投泚泚自謂眾望所集於是以源休為京兆尹判度支李忠臣為皇城留後泚以段秀實

昭文張金吾藏書

為心膂發銳卒三千奉迎乘輿陰起逆謀秀實潛謂劉海賓曰朱泚是薊門一卒去逆効順先帝嘉之位登台輔不能見危授命而乃晏安克醜吾位歷司會策名九寺雪國之耻雖死猶生爾能從乎海賓曰忠信節義死而不忘敢不唯命是聽因擇能行者追賊兵曰城中有變使者六日一更行及洛驛虜刦而迴驗符乃秀實詐為賊帥姚令言帖用司農寺之印也賊泚用仇敬忠為同華等州使託節託東山王以禦王師用異姓王李日月為西道諸軍事先鋒經畧使上初至奉天用御史中丞高重傑為平虜使屯兵於

梁山之西隅也時與李日月頻戰官軍大捷後被伏
兵死於鋒刃朱泚出榜兩市及署兩坊門曰奉天殘
黨蟻聚京畿重傑等仍敢執迷拒我天命朕使偏師
小將果復敗亡觀此孤臣不日當破雲羅布網無路
鳥飛鐵釜盤魚未過瞬息宣布遐邇各使聞知偽兵
部員外古之奇詞也初重傑縱騎追賊獨出於三軍
之首被兇徒埋伏邀之落其奸便被兇徒生擒親事
數十人以伏事之情亡軀而奪之兇渠雖衆追者氣
銳志堅奮然不顧遂被逆黨所重傑頭而棄其身親
事收其神柩入奏於奉天帝見之撫屍而哭或諫曰

昭文張金吾藏書

裨將死撫屍而哭越禮也帝曰大禮非卿所知也艱
虞之際死於王事愍惻豈拘常倫遂盡哀而哭之命
有司造蒲頭安之頸而埋之朱泚得高重傑頭又集
偽百官大哭曰忠於彼者亦義於此為朕之無禮殺
我忠臣又命偽有司作蒲人身而安其首以三品葬
之皇帝再尅京師詔有司發舊二塋取其首別為封
樹贈工部尚書喪葬官給時李日月兇威甚銳燒藝
陵廟帝甚患之謂渾公曰朕不能保守宗祀尅平多
難致使六合沸騰宗廟失主焚我陵闕兇威轉熾應
是殷憂之時代宗百六唐堯禪舜虞舜禪禹自古有

德者進無德者讓有自來矣今天地鼎沸淮楚搖蕩
幽冀蜂起萬方震懼請從禪代以救蒼生卿等如何
渾公泣涕如雨身被鐵甲舉身自撲君臣悲淚久之
渾公奏曰夫聖人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行不彰昔
高祖迫於項籍世祖窘於昆陽隋文帝厄於雁門魏
武保於南郡三王五帝其猶患諸况陛下承百王之
末威靈邁往古小有逆否而懷扼腕臣下之罪也願
陛下以社稷為念無以小賊為憂臣請自出一行梟
逆賊之首即冀宗社永安唐堯垂拱臣之願足矣上
曰朕在蒙塵卿為肺腑別募裨將卿不可也渾公曰

昭文張金吾藏書

北狄恃金牙之威武頻犯郊畿鄂公取之若指掌臣
若不行兇威轉甚上許之渾公先以數十騎從西門
出埋伏於莫谷之隅公自將十騎從東門而出直抵
朱泚營壘泚驚不覺墜榻群盜大潰公以騎少不足
逞銳遂引而西李日月縱騎追之至城西門渾公謂
家僕曰立功立事只在今日與卿此捷何不取之僕
人彎狐射之李日月應弦而斃朱泚鋒刃十七八九
焉家僕者即渾公之所役人也字小金有詔令公賜
姓李氏封異姓王以賞飛矢之捷用旌武功也初李
日月中矢而死朱泚備禮送於長安休祥私第母氏

苛尅而不哭厲聲罵曰奚奴國家負汝何事敢生悖
逆死猶晚矣朱泚備禮而葬之母氏始終不哭一聲
皇帝行在亦知之及李晟收長安諸黨並從夷戮唯
李日月母存而不問君子曰馬服君婦有知子之鑿
而免禍李日月母以子叛恩存大義而不哭殊有古
人之風初朱泚謀變大事李忠臣源休等並皆同坐
司農卿段秀實與劉海賓伏匕首於靴中內官覺之
時聖上行幸群臣疑貳革亂之間段公以戎服見泚
共議匡復往返三四焉泚情洩於言段色厲奪休之
笏擊泚之首群兇駭愕濺血數步兇黨持兵而至段

昭文張金吾藏書

公被害泚一手承血一手指羣兇曰義士勿殺之聲
手相反段公已害泚哭之甚哀封忠義侯三品禮葬
之海賓因兵亂而逸於通化門外被役驢者敗之並
見害故京師號朱泚為執執堯舜號希烈為當年桀
紂時有風情女子李季蘭上泚詩言多悖逆故闕而
不錄皇帝再尅京師召季蘭而責之曰汝何不學嚴
巨川有詩云手持禮器空垂淚心憶明君不敢言遂
令僕殺之贈秀實太尉謚曰忠烈賜實封五百戶莊
宅一所嗣子授三品正員官諸子各授五品正員官
旌其門閭喪葬官給為立廟御製碑銘君子曰昔臧

氏勸事君之節空傳其名不睹其人千載之後見乎
段君代有之矣伯仁抗節鍾牙咄嗟有是哉詩云淑
人君子其德不回其段公之謂乎

昭文張金吾藏書

奉天錄第二

八日泚於宣政殿僭即大位愚智莫不血怒衛者多
是軍人周行不過數十自稱大秦皇帝年號應天偽
赦書云幽囚之中神器自至豈朕薄德所能經營彭
偃之詞冊文太常少卿樊系之撰文成服藥而卒故
嚴巨川詩曰烟塵忽起犯中原自古臨危道貴存手
持禮器空垂淚心憶明君不敢言落日胡笳吟上苑
通宵虜將醉西園傳烽萬里無師至累代何人受漢
恩九日李忠臣姚令言並為侍中仍以令言為關內
副元帥以光祿卿源休為同平章事兼京兆尹判度

支工部侍郎蔣鎮同平章事蔣鍊為御史中丞太常
卿敬釭為御史大夫洪經綸為中書舍人禮儀使是
日夜三更哥舒曜拔襄城保於洛陽初公拔東郊也
上謂公曰卿行師出陣與卿父何如公再拜而對曰
先臣臣不敢比也祇如斬長蛇瘞封豕靜氛霧掃欃
槍然後待罪私室臣之願也上曰伊尹去而伊陟嗣
文王沒而武王興卿父在開元無西面之憂朕今得
卿無東郊之慮及師發之日上親送於通化門百官
戟翼觀者萬計則曰茫茫楚塞遙瞻上將之星靄靄
秦郊自有登壇之客豈惟漢稱定遠晉有征南而已

昭文張金吾藏書

哉及乎出師於通化門外無故門槍自折識者知其
不利以其父翰天寶之末師至乎北門無故門旗自
折翰遂斬門旗官而發師旅終有火拔控轡之難公
此行踵父之徵遂有襄城重圍之難矣初公駐軍於
襄城也希烈莫不懾懼焉有枝梧之象時公亦以名
父之子不忝其役實欲立功成事待罪私室但國軍
多故糧盡援絕三將敗績於薛店城中戰士中矢者
十有八九焉城外兇象飛矢拋木者壕塹俱滿公堅
守孤城糧竭於內援絕於外軍志曰設有金城湯池
帶甲百萬無粟者不可守也公遂拔城而遁焉詩云

吳天不傭降此鞠凶吳天不惠降此大戾時希烈兵
勢漸盛南破張伯儀北敗哥舒曜繼師攻汴州都統
司徒李公勉棄城而逸擁衆而投宋州大梁遂陷江
淮震懼賊既入城資賄山積河路斷絕長安以東飛
書不通南朝貢使皆自宣池洪饒荆襄抵武關而入
江西節度嗣曹王臯嚴郵驛厚其供億雖有深溪絕
橋而駟騎不病四方賴焉司徒李公既以敗績詔以
宋汴節度劉公洽充河南道都統諸軍事悉以司徒
所管配隸焉司徒公制將曲環前後數陣行列軍事
司徒公多不從其計環以司徒公行軍司馬陳履華

昭文張金吾藏書

兵馬使唐漢臣李載等用事多阻環計不及與諸將
同語司徒公以不從其策自維敗績但唯唯然環因
叱履華曰都統置公腹心遂辱吾軍命左右掣之下
馬極加責讓司徒李公大夫劉公皆釋轡錯愕司徒
深自抑退以愛惡不明無所逃於國典大咎在勉非
陳中丞之過也大夫劉公謂環曰軍有利鈍時有否
泰昔孟明三敗以成功良史稱其美也曲大夫豈得
失禮於上公環乃止之司徒公以軍敗失士上表請
罪上已出宮覽表潛然謂勉曰朕亦不能上保宗廟
越在畿甸軍國之事一勝一負卿其自安因待之如

初十日制將劉德信高秉哲聞帝蒙塵遂拔汝州星夜兼馳於沙苑監取官馬五百足先收東渭橋於是天下轉輸食糧在此焉軍次昭應列陣於見子陵之西隅二將執醪號令三軍曰今主上蒙塵神器無主長蛇逸網魚脫於泉臨難成功莫在憂危之日剪除兇黨尅復乘輿勲流子孫萬代之貴言訖左右戒嚴三軍賈勇鼓聲一振奮戟前衝三覆其軍王師大捷乘勝築壘於東渭橋時十月十九日也初十日朱泚自統衆攻奉天群卒不遑禮儀蟻聚之衆軍勢漸雄以姚令言為偽元帥偽右僕射同平章事張光晟屬

昭文張金吾藏書

焉以李忠臣為京城留守十二日賊次洛驛上使中使翟進追論惟清邠寧留後兵馬使韓遊瓌士馬三千八百人二將受詔夕而奔夜到泥泉遲明即路遊瓌等命其軍士分部巡探東道遊奕人為賊所獲將送泚泚問救軍多少泚左右抑令蹈舞賜衣一副付偽詔書宣慰先歸者待以高爵厚賞遊奕人馳還當夜發至四更關門納之惟清遊瓌等再拜蹈舞悲喜交見上膝之前席謂惟清曰兇孽滔天宗社不守貞貞之節見於艱危卿等急於國難朕無慮也二將宣布聖旨將士莫不感激時涇原都知兵馬使馮河清

進戎服甲楯垂十萬馬上大悅立頒將卒軍聲遂震
十三日辰時賊軍大合城下交戰自辰接戰至於申
酉之間賊徒大敗殺傷萬計是夜賊於城東三十里
下營周遍原野擊柝之聲相聞廣陌又脩攻具上亦
命造戰樓折佛寺及仇敬忠宅而豐其用賊若乘城
而戰賊多敗衄若出師戰王師少利十七日靈鹽節
度留後使御史中丞杜希全及鄜坊節度工部尚書
李建徽各率甲士三千人趨奉天賊氣方銳設伏於
莫谷三軍深入探候失備奸人得計便夾而擊之為
賊所敗希全等收離集散再震其軍初泚於奉天城

昭文張金吾藏書

東南隅下營立表高百尺造木檻人藏其身墜而上
之闕我城闕帝將患之召善定砲者拜御史中丞實
封三百戶有崇福寺僧昭悟夜召而中之人檻俱碎
泚不復更置遂白日移帳於乾陵上南望之遂有雲
梯之役車駕還京與昭悟官爵昭悟懇辭不受請充
別勅崇福寺主有詔依請時劉德信高秉哲固守渭
橋徃徃出師遊奕於望春樓下設伏皆敗績偽皇城
留後李忠臣移牒奉天城下請救兵時姚令言士馬
敗績傷者衆恐百姓乘弊而俘之所抽救援將士皆
刀箭夜行晝伏泚既迫急召機巧之匠設以雲梯刻

日而就其梯高百尺濶十二丈梯上可置五百力士
城中士庶莫不惶駭上深懷之顧問百官時神武軍
使御史大夫韓澄拜而奏曰臣昔在劍南西山八州
防守戰具備諳雲梯小伎不足上勞神慮請禦之上
曰昔沛公困於項籍而得韓信寡人今迫於重圍上
天以卿賜朕千載一時卿其勉之時韓澄親受聖策
潛穿地道嚮彼來路布乾馬糞二百車以為火備城
上更廣城墻當雲梯相對三十步以大鑊十口各煎
膏油散布雲梯之上細剉松脂五十車內庫陌刀五
千口白刃如雪排次如鱗城外群兇三軍齊叫雲梯

昭文張金吾藏書

既動鋒鏑而集城中木石飛聲雷震俄傾之間雲梯
脚陷前不得集後不得退初梯上有濕氈矢不得入
梯脚將陷煙火熾然從地而出雲梯之上人自去氈
於是葦縛雲飛松枝亂下熱膏而散中者逼人脂傍
流凡數百步洪熾千尺白日為之韜光沸聲若雷知
漢將之謀也縱田單有火牛之策不可同年陸伯年
有白帝之功方堪季孟此韓澄之計也拜鹽夏節度
左三軍統軍初雲梯之動也風勢不利咸以為憂渾
公親率列將酌酒臨火坑而咒曰天道助順志誠感
神賊必兌悖圍逼君父乾坤不昧宜降大罰因流涕

被面精神感激拜訖須臾大風起吹賊軍勢益加濇
油下脂鼉鼓齊震王師大捷賊敗歟焉時十一月上
旬也城中雖有雲梯之捷素無藁草糧儲罄竭賊圍
益急戰士多損傷皇太子親為封裹巡城慰勞有項
賊射百張弩於上前三步而下上大驚謂渾公曰雲
梯雖捷賊勢尚強位歷之數有窮三皇五帝尚有革
易朕自無德上失天心請從禪代則百姓免塗炭之
苦戰士無傷夷之患朕之願足渾公兩淚而奏曰昔
黃帝戰於涿鹿帝舜征於有苗沛公與項氏爭天下
大戰七十小戰四十太宗六年擐甲尅平多難况陛

昭文張金吾藏書

下承丕業之餘慶握皇圖而援籙萬方同軌八表恃
賴豈以一小豎厭棄皇家百六之灾得為天譴而繫
聖心哉臣下之罪也今請更三五日間若不梟泚首
獻捷則臣等甘受鼎鑊之罪上曰張陳尚在吾豈困
哉君子曰臨大難而不困者其惟聖人乎百度惟貞
始終無替者其惟良臣乎詩云左之左之君子宜之
右之右之君子有之其渾公之謂乎時李懷光自魏
團練精兵五萬越大行席卷而救奉天也晉絳蒲陝
慈隰同華等州並補授郡牧頻軍於涇陽子父相繼
可十五萬朱泚聞涇陽戰鼓不覺墜榻遂抽軍却守

長安時十一月十八日也朱泚圍我奉天四十餘日
用我金帛食我牛酒勞我百姓三輔兩畿轉無投義
者唯李楚琳先事朱泚獨為外應餘四鎮將帥盡是
王臣泚抽軍江東劍南貢賦山積爭功效死者如百
川之赴滄海詩云趯趯兔兔遇犬獲之此之謂也初
懷光至涇陽自以為君父之讐星夜救援方展臣子
將用表誠被門下侍郎盧杞陰中之便令赴咸陽頗
軍懷光知被宰臣所中不得已遂發赴涇陽軍士快
快然不得其志其月二十日到咸陽夜造浮橋而濟
築壘於孔子澤城周迴四十里中使相繼於路金帛

昭文張金吾藏書

寶貝美人相望繼踵加宰相中書令收城都統至其
月二十八日制將御史大夫異姓王李公晟自趙州
拔城從飛狐口越白馬津聞難駿奔軍次櫟陽縣有
詔加公工部尚書神策軍行營節度駐軍於東渭橋
斬劉德信而并其軍公身與士卒同苦甘家無私蓄
夏不操扇而不張蓋寒不禦裘軍氣益甚三禮之將
也初劉德信軍禮不備失儀公斬之孔子曰何以為
身曰恭敬忠信而已矣恭則遠於患敬則人愛之忠
則和於衆信則人信之犯此先誠其劉公之謂乎時
李希烈兵威大盛南敗張伯儀北敗哥舒曜縱師下

汴州也都統司徒李公勉不能抗節棄城而遁鄭滑
節度李澄謂諸將曰乘勝之軍不可敵今以詭計羈
縻而取之以圖萬全遂飛表行在送啟元兇時李納
號齊王田悅號魏王武俊號趙王朱滔號燕王時神
策軍兵馬使御史中丞尚可孤率兵五千自襄鄧收
藍田而入同華節度馬燧使行軍司馬御史中丞王權
驅而入河東節度馬燧使行軍司馬御史中丞王權
率三千鎮於中渭橋與賊相持泚唯據城重賜金帛
而四隅之外盡是王師泚初據乾陵使一騎於城下
招公卿士庶以為不識天命城上伏弩射之立死時

昭文張金吾藏書

駙馬都尉郭暖守東北角手射殺數十人無不應弦
而斃賊衆披靡而退暖即汾陽王尚父之子也先是
朱泚典郡鳳翔有猫乳鼠表奏稱境有祥詔下中書
詳議可否欲編青史衆議皆以為不然或曰鼠者坎
精主為竊盜猫者之食是吾君利器伏下之義也今
返食其乳是空我腹賊之徵也果有十一月三日之
難矣以其年劍南山西節度都知兵馬使張洄舉鎮
五千人叛張延賞而攻成都縱兵至於石笋街延賞
無備不暇枝梧棄城而遁投於東川洄以溫據為謀
主據素無才畧三軍酒色而已延賞使謀者察其不

虞知其無備假東川之師出其不意掩而取之枝葉
皆伏誅君子曰顏氏云力猛於德而得其死者鮮矣
張沛當之又曰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以騎
將之張沛所帥奴才之溫據攀危輔朽不敗何待賊
此初至奉天鳳翔節度叛官殿中侍御史韋臯領隴
州留後時所在阻絕未知的從臯密將帥勵以忠誠
覽其雄心皆願効死賊將王文獎賈偽諜誘臯臯欲
斬之慮其禍速乃禮而遣之日令其將高光儀往觀
形勢既還具揚姦計郝通等尋破沂陽縣義寧軍使
李旻以兵會之新興二州將王震舉鎮歸臯臯軍容

昭文張金吾藏書

益壯朱泚以盧龍舊卒五百人在隴州兵馬使牛雲
光偽有疾邀臯將謀大變臯兵馬使翟暉以白臯雲
光之黨張月桂劉原長馳入告變雲光乃領其衆赴
泚次於沂陽逢泚偽中使蘓玉賈偽詔以臯為御史
中丞玉謂雲光曰太尉已登寶位韋侍御已拜中丞
便為吾黨可於此還遂卷甲而迴臯偽託心脅迎而
勞之因謂之曰臯受新命更無猜阻若先納器仗方
見赤心雲光素以書生待臯遂斂戒器付臯臯納之
於庫遂椎牛聚酒期以宴賞明日密召隊仗入引就
馬坊而悉斬之次引諸賊就席酒未行而伏軍發亮

黨無遺上深賴之拜臯御史大夫隴州刺史特置奉
義軍節度以旌殊能奉天士卒聞之咸增勇氣不復
有西面之憂又命堂兄弁間道陳請朝廷以為雖有
誅雲光之舉賊忽併來終恐後拜臯繼到知己保全
乃口勅賜金印紫綬軍中功賞自御史中丞以下咸
許承制受之臯慮奸人反間以阻忠誠乃築壇刑牲
刺血誓衆吏不拒焉吐蕃聞之使贈名馬并及珍異
等尋加臯檢校禮部尚書時偽皇城使李忠臣每方
團練人心大擾泚自奉天行迴悉令廢置經三五日
間即使人偽從城外來布告坊市曰奉天已破百姓

昭文張金吾藏書

聞者莫不飲泣焉初泚自號其宅為潛龍宮移瓊林
庫國寶以實之識者曰易稱潛龍勿用此敗之徵也
未幾百姓劫其珍異泚不能禁朝士多在奉天泚班
列不備官豎朱重曜白泚曰可將家屬往城下使其
招百官來若不來並對夷戮偽中使孫知古諫泚曰
不可且陛下初有寶位當以柔服為心使遠近忻戴
若將彼妻子對之殘害是絕萬方向慕之心人人與
之為讐竊為不可於是並獲安全賊黨既敗城內稱
慶時淮南節度陳少遊領卒戍於盱眙聞難即日還
廣陵深溝高壘繕甲完守鎮海軍浙東西節度使潤

州刺史韓滉閉關築石頭五城自京口拒玉山禁
驢馬出境以戰艦三十艘舟師五千人自海門揚威
武至於申浦而還拆上元縣佛寺觀宇四十六所造
塢壁自建業抵京峴樓雉不絕穿大井深數十丈下
與荆江平凡數百處滉將丘岑嚴酷士卒日役數千
人去城數百里內先賢邱墓多被侵毀故老以為自
孫權東晉宋齊梁陳兵壘之故未始有也滉下三千
人先戍宋州即日追還以其所親吏盧復為宣州刺
史采石軍使增置營壘部內佛寺銅鐘並鑄戎器本
司取處分韓公判云佛本無形有形非佛泥龕塑像

昭文張金吾藏書

任日崩頽銅鐵之流各還本惟既而并付鑪焉少遊
以甲士三千人臨大江閱與滉境會滉亦三千人臨
金山與少遊相應以樓船金帛交聘於江中時滉以
中國多難翠華不守淮西幽燕並為敵國公慮教倉
之粟不繼憂王師之絕糧遂於浙江東西市米六百
萬石表奏御史四十員以充綱署淮汴之間樓船萬
計中原百萬之師饋糧不竭者韓公之力焉與大漢
之鄧公各一時也時少遊出軍五十里日午不得食
遂行掠瓜州揚子雞犬無遺鹽鐵使御史中丞包佶
以財帛一百八十萬足轉輸入京少遊自盡取之佶

自詣少遊止之少游長揖而遣之又遣幕佐責佶楊子院財帛孔目佶先有守附三千人被少遊隸焉又加伺隙佶心不安遂急棹渡江妻子伏於案牘中佶使使飛表於蠟丸中論少遊收財事上深不平信宿少遊使繼至上問使者少游收包佶財帛有之乎對曰臣發揚州則無臣發來後非臣所知也上以國步多阻艱恐更生一秦但從容謂使者曰少游是國家之守臣或防佗盜不爾實軍府收亦何傷時方隅阻絕國命未震遠近聞之大驚咸以睿情達於通變明見萬里之外少遊聞之乃安時諸方閉境自守江西

昭文張金吾藏書

節度使嗣曹王臯本班李希烈身在蘄揚數造寶珍異間道進獻故當時推重焉上尋命鹽鐵使包佶自揚州達荆襄轉輸東南征賦舟船萬計到蘄口希烈賊衆二萬掩至嗣曹王臯與騎將御史中丞伊慎擐甲力戰於永安柵大破之殺傷殆盡是日若微臯慎之功佶之所統並為盜資以其月二十五日中書侍郎盧杞貶夷州司馬白志貞以宿衛不警貶恩州司馬戶部侍郎趙鄴貶播州司馬尋免間架之賦而下罪已責躬詔去聖神文武之號於是李希烈李納田悅王武俊及所管將吏皆以官爵待之如初分道宣

慰海內忻忻若登春臺矣其扈從奉天將士並賜名
定難功臣身有過犯罪減三軍升奉天為赤縣給復
五年在縣城者給復十年京城減收兩稅之半即興
元元年正月一日也是月朱泚亦改偽號曰天皇元
年國號大漢泚以國家府庫之毀重賞應在京城公
卿家屬皆月結俸料以安衆心泚外賜軍士中撫班
列兼修戎械之具攻守器備費用巨萬計洎泚之敗
而府藏不竭識者前後主大計也不思萬姓之殫竭
而轉展相資務損於人為國生患皆是廟筭無良陷
君之罪也時赦令既行諸方莫不向化惟李希烈覆

昭文張金吾藏書

新之兆先也同夫夏俗待我后以來蘓今發突騎元
戎四十萬奮劍與夕火爭光揮戈與秋月競色長驅
北至洛陽與皇帝會蹕於上陽宮牒魏博恒冀等州
將士即宜擁節歸朝達於先覺必使勳流奕葉榮及
子孫如或固守窮城不識天命必使覆巢破卵易子
析骸誰看今日之長安竟是誰家之宮闕太山如礪
可知非石之言秋日麗天不易勤王之意

昭文張金吾藏書

奉天錄第三

興元元年春三月九日朱滔發兵臨河北地士馬宏
壯有驕我之色以先有救田悅之功希為內應謂悅
開壁迎滔因此欲有吞并之勢相魏若下河北恚為
朱氏所有武陵俊機謀者料彼敵情防其不意閉壘
清野馳使往來身且不與滔相見滔亦戒嚴秋毫無
犯軍次魏境率情將驕欲有城下之意時貝州刺史
邢曹俊武勇絕倫英威自若勵兵秣馬固敵是求朱
滔圍城日夜攻戰時武俊致書於昭義魏博等書曰
自古通賢見機而作主上明明二百年之令主宗枝

百代帝子帝孫吾徒頃因讒臣罔上觸藩之際遂懼
傾危拒境抗兵偷存瞬息今朱泚竊據於宮闕朱滔
長驅於河北聖上巡狩於畿甸希烈侏張於淮楚昔
班彪之智知漢祚之未衰馬援書生識光武之可輔
今請轉禍為福以過為功戮力勤王共匡時難謀昭
義魏博滄景等州即請部署四鎮齊驅魏博擊其前
滄景掩其後易定乘其左昭義奪其右掃蕩妖孽廓
清寰宇然後奉表紫宸獻書北闕榮家榮國豈不休
哉諸軍得書各進表行在有詔令魏莫昭義進軍擊
朱滔也諸將受詔各遂攻敵武俊謂二將曰僕才非

昭文張金吾藏書

廉藺今遇時來請効先鋒諸勒轡一觀成敗二將勒
兵據險為武俊軍援朱滔與武俊自辰交兵至於午
未之間氣色兩衰武俊為流矢所中遂各抽軍歸營
壘武俊謂二將曰軍勢兩衰各請騎士昭義相魏各
率精騎五千昭義節度李抱真使馬軍兵馬使御史
大夫來皓為軍正皓為三軍曰今以騎士一鼓而摧
之其勢必敗賊營若動便請三軍齊驅如覆巢之破
卵百戰百勝之謀也曉示訖皓領三軍騎士一萬當
鋒而衝之乍聚乍散軍勢彌盛賊恍惚莫測其算且
武俊伏兵要害李抱真使行軍司馬盧元真勒兵一

萬襲其營壘滔聞後軍有變左右顧望軍勢不安遂
抽軍奔壘軍勢亦動被王師追逐軍遂大潰棄甲而
遁武俊伏兵邀之誅斬畧盡三十萬之突騎隨霜劍
而星飛數百里之浮屍有長平之冤氣朱滔挺身奔
於幽州天喪渠魁遂發背而死於戲天道惡盈其朱
滔之謂乎於是河北諸帥獻書行在悉為王臣皇恩
普霑咸蒙洗雪詩云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
盍云歸處初田悅叛王命有表請貸絹八萬疋賜賚
三軍此為不道之萌矣聖上以天監孔明無幽不燭
謂悅使者曰君臣父子義無貸便四海之內皆是我

昭文張金吾藏書

家日月所照悉為臣妾卿彼將士即朕股肱若信貸
便切傷物議今遣將絹八萬疋以充三軍牛酒之贖
便令宣示曉喻三軍三軍愕然知有逆順田悅不遂
其謀矯詐遂息旋因於紹令狐垣鮮于叔明等上封
事棟練僧道恩制既行宣示天下田悅因此得展逆
謀偽稱恩制棟點三軍老小中人已下多恐謗焉田
悅遂調說三軍拒我王命全軍圍我臨洺宋將張丕
練卒三千堅壁深壘號令嚴肅甘苦皆同吏士莫不
効其死節圍經五月糧儲罄竭賊圍不解丕先出私
家牛馬用充軍食莫不感激焉乾牛葦弓並充軍食

易子析骸亦已甚矣時太原昭義河陽並頓軍於狗明二山時田悅壁壘嚴肅馬公不果前進問鄉老曰按圖經此山有名否鄉老曰一名明山一名狗山公曰即此頓軍必勝之地為田悅是免相也不已糧竭計無所出晨夜舉火與馬相公相應飛書不遂有東風形勢甚便遂作紙老鴉而致書焉直放上高數百尺風勢愈急直上至馬公中營田悅命善射者數人射之不及焉公三軍大叫呼擊鼓迎之馬公得書書意甚急如三日內不救全軍必陷馬公見危赴難遂進軍救臨洛田悅喪師十六七萬馬遂奔洛州馬公

昭文張金吾藏書

與諸軍進圍洹水於城西南列三代營悅自洛州拔歸南至頓丘縣也李懷光返旆解奉天重圍實救雁門之急功無與議也然而大駕再遷亦懷光之返覆也嗟乎火焚昆山玉石同燼阻兵頡頏臣節遂虧功高太山而不能守名參伊呂而不能全何終始之不一也懷光既招朝議自居反側降吳不可歸蜀無路謂三軍曰吾進無王翦蓋兵之過退無李廣失利之懋吾心惟勤王而聖主見疑錫之鐵券吾騎虎捨耳倚鹿是因自古列封王各為盟主今是時也吾觀兵河中晉之舊壤秣馬訓士以候天時看其形勢見

機而取之卞莊子刺虎之事也不亦休哉軍吏大呼
春三月拔咸陽城掠三原等十二縣雞犬無遺老少
步騎百餘萬時上幸梁洋關中四鎮各屯戒嚴自固
封境更相疑阻莫知適從時檢校右僕射李公晟以
懷光進軍於軍北李公戒嚴於西南以卒五千廣張
旗幟列陣於滻水之陽灞水之陰遊騎至於望春樓
下朱泚閉壘而守不敢枝梧李公又使大將御史大
夫莫仁擢以步兵七千襲懷光輜重騎將陽重問等
五千餘人悉來款附李公謂諸將曰公等久著勤勞
有垂成之功太尉忽乖臣節何也公等若執迷不返

昭文張金吾藏書

則功勞併棄顛而不扶焉用彼相龜王之毀誰之過
歟用兵之害猶預為大合殺不殺天賊乃發誠能見
機轉禍為福諒可嘉也請去戒器方表素心諸將士
等喜躍並棄戈矛器仗山積以禮見李招集叛亡之
士收募豪傑軍容日盛關中四鎮知忠義而歸附也
則東北之役不戰而成功西南靈旗醜虜而喪魄斷
二公之勢不敢相附皆李公之謀也詩云赳赳武夫
公侯腹心以二兇之間兩面受敵遂窳表行在論懷
光不臣之狀陳孤軍腹背用軍之謀臣請死節王事
願陛下天威遠借死日生年臣之願也上覽表潛然

謂公使者曰晉帝北伐劉元海公私軍乘以從行役
麴三十餅以充御食尋覽史冊莫不潛然為之流涕
朕今此行備嘗斯苦卿獨存臣節無物申得朕懷今
將先帝內財與卿為信悉朕深意卿其勉之遂剪髮
方寸付公使者使者將命具宣聖旨公舉身自撲濺
血灑地三軍慟哭山震獸驚陣雲橫衝魚躍而沸渭
將士拔距爭効死節公謂三軍曰昔逢蒙善射弓不
調而不射吳起善戰兵不教而不戰今饗士練師然
後可用夫中國者天地之秀氣也明主之所化也聖
賢之所聚也千官踴躍百壁翼翼皇王行幸為賊所

昭文張金吾藏書

乘周鼎未輕臣死君難司公之食汝只在今日平原
君之好客終聞穎脫公精勇感人神雄略出天地義
聲一吐威名振於賊庭號令既行逆命懸於鬼錄三
軍賈勇若赴私儲公知士卒可用以行軍司馬鄭雲
達為軍正察軍情焉用張或侍郎為都知糧料使知
轉輸馬軍師孟日華王賁等為心膂蒐乘補卒各有
司存焉軍容大盛與亞夫柳營各一時也坊州刺史
竇覲徵召百姓坊城擬充行役管內鐵鍾鑄為戎器
監者盜其鍾鐵用充鑄鑄及鑄成而作鍾鳴響人謂
之妖怪遂聞其州縣鞠問其故乃鍾鐵也覲自村為

發機之首遂取鐔置於淨室焚香禮拜供養焉是時
蔡人縱兵已下汴州遂有吞江淮之志三吳股慄其
遊騎達於襄邑縣宣武軍先鋒寧陵襄邑兩城都知
兵馬使兼御史中丞高翼統卒一萬固守襄邑有轉
輸之粟利器山積為賊所乘不踰旬日軍敗城陷戎
裝委粟悉為盜資矣襄邑為蔡人所有高翼有勇無
謀不思孟明之敗遂憤惋透河而卒君子曰夫綆短
者不可以汲深智小者不可以謀大斯言信矣蔡人
僥倖遂欲長驅自謂莫敢有爭衡者時都統副使右
僕射兼御史大夫宋亳節度劉公洽幽隴兵馬使御

昭文張金吾藏書

史大夫曲環淄青兵馬使御史大夫李克信并永平
同華等軍有詔以劉公為都統諸軍事五軍步騎十
五萬大會決戰於沛之陽白塔之地自辰至於申酉
之間勝負相半賊益生兵我師不利夜後抽軍各不
相救都統劉公宵迷細營縱騎奔於敵營也去賊稍
近步卒恒少清謂劉公曰僕射是萬里城國家天柱
軍有先慮而後實今少有利縱騎奔敵以愚度之
恐非計也便偏劉公而控其轡劉公謂少清曰若審
爾者終不相負假我戎器意乃決也少清以戎器授
於劉公遂控轡而迴三更達於宋州劉公收集離散

保守城池秣馬厲兵以俟後舉孟夏之月蔡人有白塔之捷縱兵攻寧陵自襄邑達於寧陵路經七十里外水陸薦至樓船河中魚貫相次步騎兩岸蝟毛蜂起蔡人驍捷自謂功在頃刻時寧陵兩城都知鎮遏使兼御史中丞高彥昭宣武軍馬步都虞侯先鋒救援兵馬使兼御史中丞劉昌御史端公張昌等築壘清野秣馬訓兵憤氣填胸誓雪國恥蔡人恃衆攻逼城邑自秦漢出師攻戰之具未足多也公皆禦之九攻九拒百戰百勝元兇使道術之士置土壇祈諸風伯承風放火焚藝戟棚凡數百里間煙焰衝然風勢

昭文張金吾藏書

踰急兇徒順風上城攻掘女塙百堵皆盡戰士多難之高公按劍登陴而望之見兇醜方盛將士不安乃仰天而歎曰今逆豎馮陵兇威轉甚皇天后土豈無靈應者哉昔呂光伐龜茲也尚感神獸呈質而軍師大興宋祖之伐慕容蒼鵠入幕今仗皇天之威為國除殘去害若運數有終彥昭請死於此城以勵臣節如其國祚再昌請上天降鑒便請迴風知神聖之幽贊也言訖而風迴三軍賈勇請求死鬪女塙高處公令旋立木棚與賊交鋒狂虜奸謀一夕萬變公皆隨而應之棚上烏衣者如光武之鷄路馬時中丞劉昌

潛謂左右曰乘勝之軍不可敵况彼衆我寡倍兵不
戰軍機所誠不如拔城以示弱東至宋州與僕射連
轡出其不意功必易成遂令廝養之卒策騎而脩馬
高公知之勅諸守領各固封界無令失機遂自往城
下先謂公曰頃為女墻戰棚未得用機今戰棚已燒
女墻又盡乃可展其方略也天下功勳在此城取之
劉公有所懼強請高公曰淮節昌取之中丞勲業何
啻淮西也二將言訖高公登城號令三軍劉中丞意
欲拔城示弱覆而取之且中丞是救援之軍彥昭是
兩城之主得失只在城主人將士身中刀箭者並於

昭文張金吾藏書

城內養之彥昭棄城而遁則傷者死於內外者死於
外何以能安三軍忝與兒郎為主不能堅守城池忍
遣兒郎頸犯白刃吾不為也且軍令在和不在衆謀
主在德不在勇商周之不敵也昔謝安石以羸兵七
萬敗苻秦百萬之師曾姑女子之義尚能罷齊軍之
衆况大夫食人之祿死人之事匪石之心確乎不拔
臣節有在三軍將士或號或泣喜躍兼并咸曰我公
若此兒郎等死日生年於是距躍曲踊請求死戰自
此已前分番上城更直巡探自此之後並皆上城三
軍同心萬人一德劉公見公色多媿赧高公諭曰昔

賢之用兵也任賢才布德政不戰而勝不攻而取今
之用兵也尚竒策重權謀守必全戰必勝今以國步
未清皇上巡狩大盜移都且須散金帛犒師旅使聞
鼓而蹈湯赴火聞金而星布雲合賞給之備請中丞
條流城外小虜不足為慮時圍益急西北角女墻悉
盡賊居平坐顧視城中無不悉悉軍士皆有難色高
公精貫白日神情自若謂三軍曰今是壯士封侯之
始忠臣効節之秋明主立賞以待賢懸爵錫功臣
昭請身先士卒有異議者當按軍令言訖按前劍進
慷慨吐嗟畏我忠誠賊軍稍解高公取私家牛馬大

昭文張金吾藏書

會將士肉山酒池三軍皆醉高公為三禮之將戰士
為萬死之人天下安危寄在茲日賊雖小退兵衆尚
強高公命幕佐修狀請益兵判官尚華狀稱城於西
北壘道更高左擊右攻平視城內日夜交戰以棚為
墻鋒刃相持不踰咫尺伏惟僕射去食存信救此孤
城遊魂之年返骸之日謹錄狀上伏聽處分判官將
呈高公高公見之謂尚華曰判官輕我軍士卑我將
帥若值六國爭衡吾則與廉藺齊驅如逢佐漢開基
吾則與韓彭並進今城外小虜可以摧道取之尚華
未盡深意焉得壯兇威易我王師乎索紙自修其狀

高公狀云者此賊勢朝夕西遁以今月十八十九日
頻日出師乘其不意生擒大將等三十五人今見所
令由錮身送上斬首三千二百級賊徒胆破軍勢不
安逃遁有跡日夜枝梧免落奸便伏惟高枕不用遠
憂謹錄狀上劉僕射得狀忻然慰懷謂將士曰良將
在西吾無患矣驍雄之士八百人重加錫賚戎械鮮
潔今赴寧陵半夜而入蔡人不知平明蔡人逼我城
邑且貌虎之士一以抗百鞞鼓一振萬矢在弦鳴笛
一吹千弩齊發兇徒瓦解何牧野之類焉遍野積屍
豈昆陽之可匹蔡人謂我救軍從天上来遂亡旗而

昭文張金吾藏書

遁高公練其騎士追之俘斬萬計自寧陵至於襄邑
樓船寶貝悉為我有倉庾輜重實我資糧汴河之陰
枕屍數十里皆高公義勇之功也時劉公書與高公
勞之曰宣武者天下咽喉國家之襟帶元兇傑逆竊
弄神器洽與五軍大戰幾落奸便走馬奔馳分為擒
虜昔燕昭王收燕之餘人歆報強齊雪先人之恥折
節下士卒招賢俊築壇拜節郭隗為師於是樂毅自
魏而至燕國既安人民樂為用也以樂毅為上將軍
糾合諸侯共伐齊下其七十城合洽為國除殘去害
天借賊機官軍不振賴中丞異代間生夷兇剪暴心

貫白日功高一時請迴治官爵並與中丞事寧劉公
表奏焉詔拜公御史大夫實封一百五十戶公英謀
獨斷為天下紀綱武略雄圖有濟時之策變化在乎
方寸神鬼不測奇謀拔濮陽則齊魯亡魂守寧陵城
則獨正王室趙魏燕齊之烈將秉來歎附嗚呼天降
光孽禍亂相尋蛟螭亂飛處處皆有高公獨守孤城
奮不顧命徘徊歎息嗟漢祚之暫衰慷慨懷忠知唐
運之復振烈士臨難而盡節忠臣見危而致命力竭
弓劍血殷朱輪杖戟咄嗟懦夫增勇積屍成觀豈寧
陵之足高流血成池嫌忤河之不廣元兇遁走江淮

昭文張金吾藏書

人安千載之後尋巨唐良臣傳知高公盛德之不朽
也何必寇恂河內鄴公關中而已哉夫子曰丹漆不
文白玉不雕質有餘也公之元勳碩德功思奇謀隨
機應敵戰必勝守必全實曠代罕儔也時壽州刺史
御史張建封摠師五千屯於霍丘時希烈兵威大盛
一戰而伯儀棄甲再戰而哥舒拔城大梁雄藩不暇
自守惟楊巨防屢歎附公用軫於懷謂三軍將士曰
今大盜移國京師不守公私塗炭皇帝蒙塵未見申
色胥慟哭於秦庭但見姚令言稱兵於肘腋希烈屢
勝勝則必驕驕則可圖也軍雖小仗順可立大功在

於此時也公雖外示威武而內攻守之計未知所出
百姓李通耽翫之士也聞之謂子弟曰吾聞君侯勲
庸久著才業甚高衆所具瞻遠近景慕今以西隣傑
逆密邇封疆有勤王報國之心無曹劄荆通獻奇之
士於是策蹇足造軍門請謁於公將吏問其故通以
情告謁者乃見之公謂通曰我轅門有異見乎曰然
公曰子試言之通曰昔沛公拔足揮洗元德三詣亮
廬韓信請計於左車此數者求賢之謂也夫決安危
之策定禍亂之計佐造化之功覽英雄之志除天下
之禍議萬全之計不思賢而在知賢今天下安危在

昭文張金吾藏書

于淮楚師律振則三吳安三吳安則國家不失於外
府君侯即宜收集子弟禮遇豪傑陶子房黃石之書
披淳風衛公之術奪賊馬以益騎收賊糧以益儲殄
滅元兇致君堯舜若不然則閉壁深壘按甲養兵自
保封疆外假英雄內修文德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如
是縱不能牧馬申蔡豈使虜入封境哉張公曰子少
止吾知之夫兵者兇器也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又曰
聚兵十萬日費千金又曰師克在和不在衆昔者李
陵提步卒五千深入絕漠當單於莫量之衆吾今兵
數不減於陵矣賊又擅帝王之號假諸侯之力也下

襄陽而令若秋霜盡歸本鎮而飛走無遺殺戮不辜
過於赤肩黃巾矣及攻州郡剝喪黎元塗炭士女奪
人之妻離人之親劫人之財孤人之子王孫之室翻
為原憲之貧糜竺之家乃作鄧通之鬼天怒神怨此
可取乎今當萬全之計不知一戰之策也張公深識
遠慮潛圖密謀人所不測也知本道必有與賊通好
之事賊必有往來傳命之使欲因斬之以建功業大
興師旅以成其勲是以匿銳沉精通之不知也未幾
本道揚州節度司徒陳少遊見元兇兵威日盛謂三
軍將士曰揚楚之人故多怯懦淮寧兇勇難與爭鋒

昭文張金吾藏書

今可以權計羈縻而取遂表行在使討擊副使溫術
於元兇途出壽陽張公知之乃繫術於官舍而搜其
行從果獲款狀使使上進有詔追術帝親問其故溫
術雖即言之猶為魯諱帝謂術曰張建封據一州之
地馳半縣之卒當賊大衝少遊居維揚雄藩脂膏之
地十萬之師吟嘯可致竇融河西之節應為漢網踈
也帝居行在且復含垢而已尋元兇使偽殿前散將
兼衙前虞侯楊豐送偽赦書於揚州張公察之獲之
乃集三軍將士百姓士庶等謂之曰李希烈起自我
行驟遷台鼎素無才行偶遇時來而不能思致身之

所敢肆滔天之禍物極則返木秀則摧不守窟穴恣其非望楊豐敢與兇謀構我節使昔漢將寇恂斬隗囂使而下其城今是時也斬豐而表聞帝覽表大悅加公御史大夫廬濠壽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使勅書手詔繼踵而至軍聲大振公於是啟大幕立義旗賞英賢練士馬大豪俊爭來効節公皆隨其才而用之君子小人咸盡其能幕府無遺才矣遠近向慕元兇懾氣將士皆樂死戰公乃搜三軍之實聽輿人之頌少長有禮知其可用也元兇北下汴州東破襄邑全師攻逼寧陵土山壘道瞰臨城內公乃悉銳躡

昭文張金吾藏書

其後師次固始賊顧望寧陵返旆至於大梁不敢安席席卷南馳以赴固始之急張公既解寧陵之圍復全軍歸保於霍丘所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武之善經也既而飲至策勲慶賞遂行無不忻然元兇自此不得其志汴覆敗後尋亦憤恚而卒詔拜公檢校右僕射兼徐泗節度觀察處置使錫賚繼至御札盈箱其見寵遇如此上初拔奉天而車駕至宜壽縣北渭水之陽謂侍臣曰朕之此行莫同永嘉之勢因潛然流涕時工部尚書渾公聳轡而對曰易稱先號咷而後笑素王之至言肅宗幸靈武代宗幸陝郡尼父

遭匡人之難絃歌不輟其聲故曰臨大難而無憂懼者聖人之勇也言訖濟河六師巡狩駕次駱各青山有八十四頭盤直上千仞山勢峩嶢攀蘿登陟見蓬萊之遠岫遙望五峯似一拳之培塿山頂無草木直下望烟霞時聞春鶯閨關往往山鳥叫嘯日行萬里思食前路尚遙躊躇之間忽有一徑不容乘騎人可纔通尋此而行過數百步忽見僧房嚴肅廊宇清閑石砌散花金鋪耀日彩素丹雘樓殿遍谿寶鐸喧空和鈴雜吹地逾高勝境界難思池沼澄虛下含煙霧異果呈寶殊香滿空千葉蓮開萬年花發芬芳齒蕊

昭文張金吾藏書

相映林泉又見老僧年踰八十貌古神秀氣清體閑先驅稽首謂老僧曰皇帝巡狩路阻崎嶇谿谷萬重杉松拂漠修途尚賒日盱頊食帝將憇駕御膳如何老僧曰聖人行幸迴在近遠左右扈從其數幾何先驅曰若在路從駕其數莫量今在在右纔千數老僧曰千數之膳何足介意先驅見山中人物既少慮難修辦老僧心知謂先驅曰昔左慈術士也尚庖酒片脯犒勞三軍醉飽况香積之飯戒定惠之薰修百萬人夫尚猶不盡况乎一千人數胡足為多矣於是飯瑩珠光羹鮮玉液明踰麗雪香奪芳蘭扈從千人無

不能足聖人憇駕歡情見容心思聖言再忻再躍食
此飯者身安體輕皮光色潤知是聖人無作作則感
動天地靈祇百慮是亡機自然而至也老僧曰小中
山送路僻人稀山頂孤峰惟聞猿嘯清風明月空伴
經行之時流水行雲豈知坐禪之劫聖人迴駕尋路
南征俄忽之間迴首返顧但見空山萬仞石壁千尋
草木不生罕逢人路皇帝倍生驚異焉遂向山稽首
而言曰朕知諸佛聖化也國祚之所恃蒼生之所仰
願朕早剋京師天下通流必無留難言訖尋此數百
步南望漢江仲春草青俯臨細水目送歸鳥心懷漢

昭文張金吾藏書

宮皇帝潛然不覺揮涕百官扈從強笑含哭從此南
行不過三五里即入崆峒之谷直下萬尋風水潺潺
似鳴吟之逸韻雲蘿蒼鬱狀仙洞之幽栖石壁紅崖
自然錦障猿聲鶴唳過客傷心於是三秦遺老雪涕
而望乘輿行路咨嗟相視而思漢德趙魏之將返旆
而討賊臣怕異諸侯携手而歸德化三吳三楚稽首
而捧綸言三蜀三秦罄節而宣王命駕次漢中洋梁
節度嚴振草創朝廷盡忠社稷位兼中外銓叙群材
行在肅然遠近忻慕四方貢賦如百川之奔東海也
南方士庶如岐陽之輻輳馬上以偽號未剪志復中

原盡禮接垂釣之賓罄恩感拔山之將皇帝曰萬方有罪責在朕躬今社稷不守播在山谷緬思七廟無主八陵絕響莫不痛心疾首今湏擇名將棟良臣授鉞專征誰可任者朝廷衆議以工部尚書渾公可充此役乃擇日齋戒設壇場皇帝先居正位渾公北面而立帝親操鉞授公曰上至於天下至於泉將軍制之勿以受命重而死勿以怯退而喪軀審候敵情善觀時變務在全軍濟衆順天除害公乃卜吉日備軍儀鑿凶門而出師帝自推轂乃辭而行是日軍中之事不聞天子詔但聽將軍令介冑之士愕然相謂曰

昭文張金吾藏書

萬國蒼生之命懸於將軍矣渾公身擐黃金甲領步騎三萬從邪谷出師李楚琳雖與朱泚通好畏我奇謀不敢出戰渾公自謂橋水之陽引師東上至武功縣會泚以步騎四千人玉帛三千馱自長安而來欲徃鳳翔涇原克三軍結好共拒天命會公於武停之川泚卒素豐金帛先來挑戰渾公以士馬遠來未遂抽軍於武功西陂下營以挫其銳氣渾公先與羗軍和好使遊其騎引之取路於東原而入渾公自將麾下從西陂而進合勢感之賊軍大敗斬獲殆盡積屍填谷白渠水咽而不流驍卒四千一無遺脫所獲金

帛並充軍賞給禮而退之公一無所取然後引軍入奉天城移牒諸道渭北靈鹽邠寧涇原鳳翔等諸道繼至中原尅復自此而始詩云原隰既清邵伯有成王心則寧又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其渾公之謂矣

昭文張金吾藏書

奉天錄第四

夏五月二十有八日右僕射李公晟金商節度尚可孤同華節度駱元光神策制將高秉哲潼關大使御史大夫唐朝臣等自東渭橋至終南山百有餘里南北布兵騎士行列前後如魚鱗焉李公從苑東北角壞垣而入泚不之覺泚用張光晟為門下平章事委以心膂光晟勢窮因為內應李公縱騎至於白花殿泚方知官軍大入泚不敢枝梧策馬而遁李公搜索宮苑殄掃群兇然後使之號令都人不知軍令肅如也渾公使河東節度兵馬使王權從中渭橋而入公

與李公建徽韓遊瓌戴休顏張憲甫等西至茂陵東至周市坡夜半下營遲明就路逮乎日出連騎齊馳朱旗焰天元甲鱗地咸陽孤城一舉而下渾公使先鋒遊騎東入長安然後大軍繼至與李公同梟兇黨先鋒至三橋逢李公使者膏牒與渾公令取北路追泚渾公却入咸陽與諸將計會諸將皆云李公使者從東面收城國家金帛寶貝三軍豐足而我諸軍跋涉山川侍衛乘輿草創建朝廷返旆破殘賊李公下長安賴我武功之捷李公不自追賊移牒北軍是輕我也且爭名於朝爭利於市見機不取更欲何為且

昭文張金吾藏書

李公士馬不過十五萬金帛既豐必有驕我之色宮苑綵女悉為僕妾各自顧金帛守妻子誰為戰者今我此軍且有朔方神策幽隴宿衛不下二十萬若卷旗而取之如餓狼之逐跛兔鷹隼之擒困雀也騏驥之逐駑駘也今若不取後難圖也渾公愕然而謂三軍曰將士徒知其一不知其二昔藺相如駐車避廉頗分路而行車下之人請歸穡養相如問其故對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相府避路廉頗有不強之色臣下無依請歸田里相如謂從者曰廉頗威武猛勇何如秦昭王曰不如也相如曰吾尚不懼秦昭

王豈難於廉頗耳今諸侯不敢加兵於趙者為吾與廉頗若我與廉頗相得失勢不兩全諸侯乘危而進軍趙必危矣吾是避路為趙國社稷非難於廉頗也從者曰君子之智非下臣所知也遂再拜受命廉頗聞之負荊請罪為刎頸之交吾今亦然也吾有保衛之功亦神理之不昧李公抗二兇之勢亦有莫大之功今蔡人號梁國懷光不賓於晉府聖主巡幸而未返楚琳伺隙而進軍懷光得志於蒲晉希烈浸淫於河洛齊魏抗兵於封境即人臣道喪聖主何安根本未寧枝葉何寄吾用是勤王志存社稷上在奉天功

昭文張金吾藏書

成將士優賞至高足豐其用公等父母妻子並在長安今若與馳逐則白刃之下孰辨賢良黃塵之中寧分貴賤崑山縱火玉石俱焚霜飛上林芳蘭同殞流血積屍之地寧分父母之容千軍萬馬之下孰察妻孥之狀公等血屬豈不殆哉今若戮力同心共成王事誅斬兇黨獻捷王朝子孫榮慶於前恩光更流於後豈不休哉三軍將士曰君子所幸小人之不幸也非臣下所知也敬奉命引師西上朱泚奔西戎至寧州官屯從者梟首送於漢中渾公擁節與諸將返旆迎駕而歸於國都也孔子曰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

力振伐守之以怯詩云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又曰哀我人斯亦孔之將豈不然乎李公晟電掃關中櫬槍已滅風行草靡車軌攸同克黨伏誅枝葉皆盡逆人之迹並令削除天府神都咸稱萬歲李公軍政鄭雲達時為行軍司馬收長安為前驅馬畜銳拔堅拔距摧敵上知文武絕倫深謀邁古屢有詔旨寵錫殊常初收京師搜獲宮殿斬決解補皇城留後洒掃禁衛如此等使踰三旬馬車駕歸復京師尋遷給事中衛尉卿兵部侍郎度支副使公文武上才聲名籍甚執事不平之令公朝堂謂諸執事曰

昭文張金吾藏書

晟有渭橋之捷並是鄭雲達之功今天下無為方歆指陳得失莫見皇帝還京有乖雅意憂懼茫然惟稱不敢其見推之功如此張或侍郎令公之子婿也見機之士也請固守渭橋倉轉輸諸軍糧儲有繼秘略佐元勳忠誠決命贊令公義勇叅佐幃幄大興王師掃清宮掖可謂佐略之雄也王賁侍郎即令公之宅相也志大氣雄酷似其舅佐渭陽而主定大業功冠乎時統師旅而雄絕倫忠義宏代累受詔旨誰曰不然立事立功是崇台鼎可謂大丈夫處其厚而不處其薄矣軍師孟日華膽勇殊倫謀猷罕匹以戰必勝

所謂興王以守必全所謂寧國七擒七縱深知敵情
負戟前驅當鋒瓦解帝嘉其誠節寵錫殊常尋拜工
部尚書渥恩屢至可謂中興之良將也令公輔天地
正星辰寔此四公之力也雖古用賢不啻過也令公
崇重刑法不貸時偽門下平章事張光晟恃內應之
功辭公先往迎駕擬立功於衆臣之上李公知其姦
詐乃集三軍而讓之曰君子蹈道以全身小人返是
以伺隙吾聞忠不惡君智不叛上勇不逃死光晟且
同謀不終其義佐漢又非純臣事迫勢窮返噬其主
晟方掃除妖孽洗滌宮闈四兇碎首於王階三苗屏

昭文張金吾藏書

除於天外光晟反覆其君亂我邦國將付大戮以戒
將來豈可使首鼠豎子與我同天乎付都虞侯賜之
極刑光晟臨死而言曰傳語後人第一莫作第二莫
休此乃賊臣之詞君子曰神謀秘算豈昔智而今愚
俱為漢臣何前忠而後亂二心事主豫讓之不為三
思而行李孫之善志李公一清宮掖德比伊周再殄
兇渠功超衛霍社稷立宗廟安命有記言之官百司
不素表奏行在詔命公自苑囿畿甸皇城諸鎮各量
功補授其廊廟資格制在行在工部尚書渾公自下
咸陽追捕逆黨與四鎮節度迎駕於洋梁大駕還京

威儀輦轂前後部伍兼四鎮六軍神策威遠並渾公
為總政而歸於長安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又
云厥德不回以受方國渾公有馬皇帝發自南朝來
歸鳳闕兩師洒潤風伯清塵玉柱金繩御路星布金
吾六軍神策四鎮三台八座九寺公卿十二衛將軍
省閣郎署先驅後殿旌旗蔽野雅樂喧空麗日披雲
緣山被谷駕次陳倉縣鳳翔節度李楚琳與九縣官
吏耆老等五千餘人拜舞於上前上令中使宣勞官
吏耆老等楚琳一無所問以其貳於我也初楚琳與
張鎰腹心見泚僭偽遂賊殺鎰而歸泚泚授楚琳鳳

昭文張金吾藏書

翔節度泚攻奉天楚琳供應及李懷光救援軍次涇
陽泚却守長安楚琳勢窮遂進節奉天帝不悅命左
右焚之即欲議上以天步猶阻含垢匿瑕且為容忍
遂發使賜楚琳節羈縻而取之後懷光阻兵帝幸洋
梁楚琳又與泚通耗帝聞深不平皇帝還京楚琳從
駕至長安詔授右衛將軍表請出家有詔依請遂不
得志愁憤而卒上至咸陽縣李公以金商同華神策
等軍馬自丹鳳橋至於便門六十餘里御路兩旁前
後魚貫錦繡交錯朱紫相輝鐵馬排空霜戈曜日工
部尚書渾公郇王寓京城都防城使仲莊靈鹽節度

杜希全渭北節度李建徽駙馬都尉郭暖邠寧節度
韓遊瓌羽林軍使令狐建金吾將軍論惟明等五十
餘人並是柳營上將麟閣功臣為前駟馬上發自咸
陽縣都人士女僧道耆老北庶迎駕於路寶幢幡蓋
金鑪輦擧排空塞野駕至三橋中書令李公與同華
節度駱元光金商節度尚可孤潼關節度御史大夫
唐朝臣神策制將高秉哲等奉迎於乘輿李公見上
自撲於地號哭良久氣絕上亦悲不自勝詔令左右
灑水救之方得蘇息自文武大臣莫不掩面雪涕李
公含悲而奏曰臣在朔方與河北叛將鋒刃交馳將

昭文張金吾藏書

必清宇宙之沴氣洗乾坤之瑕垢然後返旆歸朝致
君堯舜不期事在蕭牆禍生不意涇原作難朱泚亂
常大駕播遷宗廟無主此則國無謀臣致有斯禍言
訖哽咽舉身自撲流血洒地億兆之衆莫不潛然孟
秋月十有八日皇帝再復神都百姓衣冠或號或泣
或喜躍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如暗夜之遇明燈狀嬰
兒之遇慈母是知龍蟠虎踞之地非蚩蚩之所居麟
穴鳳巢之場豈鶴鷗之所止慶雲騰而萬方喜麗日
升而六合明散寶玉以賚功臣改秦科而用漢法吳
山楚岫雲霧廓清碧海滄溟波瀾肅靜文無不盡武

無不甄堯風流而四海和舜雨行而萬方泰於是議
封賞禮山川蒲輪結轍於幽巖茅土分封於將相皇
帝巡狩知稼穡之艱難大駕親征悉軍旅之勞苦玉
移荆岫陰德潛通桂復幽林芳香更遠於是御正殿
率百僚降鴻恩於大赦率土大同群生遂性然後聖
上坐紫極以問政考青史以求賢千官指日以獻誠
萬方重譯而來貢舊染汙俗咸與惟新雷霆息怒明
煦嫗而為心日月所臨知聖德之光大修神農之播
植垂堯舜之衣裳凡在生人孰不慶幸方復責躬克
讓庶績咸熙協和萬邦平章百姓寶璇璣而齊七政

昭文張金吾藏書

調律呂以暢八風疏山奠川任土作貢休徵允集惟
德動天書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時太極殿前紫荊
樹直下數仞偃蓋盤旋枝葉蔓延傍蔭百駟群兕竊
據磨牙噴毒物由人感其樹勁死皇帝歸復榮茂如
初則知聖澤旁流恩霑草木時金吾將軍論惟明上
詩曰豺狼暴宮闕拔塗凌丹墀花木久不芳群兕亦
自疑既為皇王祐亦為皇王滋草木尚多感報恩湏
及時皇帝披翫久之龍顏大悅令中官馬欽淑宣旨
慰勞賜絹一百疋雜綵二百段金盤一信宿帝謂惟
明曰朕心即終南之不移卿志如寒松之不變不惟

吾答卿勤王別有茅土報卿志義尋除渭北觀察惟
明受旨而色不暢帝知之謂惟明曰卿家有諱所以
授卿此任也惟明受詔赴任續有詔旨謂惟明卿父
成節但諱成不須諱節尋加渭北即度兼觀察處置
等使中使繼踵其寵遇如此時洛陽定鼎肅穆而禁
苑生風西漢秦宮垂拱而神光滿室九州八表鼓腹
而歌中興萬姓千官接袂而沾聖化方且大引時望
廣樹腹心蘭菊無遺幽滯必舉遠安邇肅俗阜民康
八建諸侯維城作鎮渾公殄懷光而鎮河中李公撫
涇原而鎮鳳翔然後知邦國有難忠義挺生則天歆

昭文張金吾藏書

崇武氏狄公為死諫之臣韋庶人構禍宮闈則劉幽
求定策梟戮安史繼逆汾陽王功濟乾坤建中之孽
功臣掃定妖沴而清帝室美矣哉松筠之節經寒霜
而秀轉英雄之主對白刃而彌堅凌風守義破胆墮
腹不怯平生志伸主辱故能使兇徒瓦解解不忘戰將
之功醜類殄滅足表漢皇之德美矣善矣實社稷之
臣也

昭文張金吾藏書



